

<<我是一朵飘零的花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我是一朵飘零的花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2441224

10位ISBN编号：7802441226

出版时间：2008-7

出版时间：现代出版社

作者：房忆萝

页数：262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我是一朵飘零的花>>

### 内容概要

新中国成立后，有两次大规模的全国性人口流动。

第一次，是1955年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，无数的城市人怀着一腔热血奔赴农村的广阔天地，成为光荣的知青；第二次，便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，数以亿计的农村人或城市贫民背井离乡，成为一名打工者。

这两次人口流动都是以年轻人为主体的，不同的是：知青是从城市走向农村，打工者则大多是从农村涌进城市。

当年的知青，其实还是享有城市人的某些特权，但现代的这些打工者，却受尽屈辱和冷眼，换来的仅仅是一点点可怜的血汗钱，就是这点血汗钱，还要将大部分寄回家，给年迈的父母支撑家庭，给幼小的弟妹读书学习；他们整天与机器为伴，在流水线上忍辱负重，被动地、默默地忍受着诸多生存的艰辛与磨难。

更可悲的是，虽然他们谦卑的身影无处不在，但囿于种种原因，他们一直在有意无意地被这个社会忽略和漠视。

尽管我对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诸多问题无能为力，可作为这个群体的一员，我亲历并目睹了无数打工者的痛苦、无奈，甚至是悲惨的遭遇，个中滋味实在是外人难以想象的。

所以，我觉得自己有义务把我们真实的生存状况记录下来！

我的这篇自述，可以说是最全面的原生态打工者的生活写照！

它是这个群体为当代中国做出巨大贡献的真实见证：“世界工厂”的称谓，承载着无数打工者的青春和血泪！

若干年后，当人们赞美珠三角、全国乃至世界的经济腾飞时，不要将我们遗忘在历史的尘埃里！

——房忆萝

## <<我是一朵飘零的花>>

### 作者简介

房忆萝，我出生在一个宁静而安详的小乡村，那里溪流碧绿如玉，空气清新而洁净。然而，从出生那天起，离开这片滋养自己的土地就成为了人生最大的梦想。

第一次来到广州火车站的时候，强烈地感受到脚下的土地和家乡的是那么的不同!电话诈骗、卖猪仔、治安队、猪笼车、抢包

<<我是一朵飘零的花>>

书籍目录

第一章 南下第二章 进黑厂第三章 9.5元工资第四章 治安员第五章 解雇第六章 好厂第七章  
沈洲第八章 内聘第九章 升职第十章 淡季第十一章 辞职第十二章 采编第十三章 钓老板第十  
四章 流产第十五章 归途

## &lt;&lt;我是一朵飘零的花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第一章 南下我出生在四川盆地中部一个叫槐树坪的小村庄。

槐树坪既不是开阔的平原，也没有名川大山，到处是绵延不绝的丘陵。

丘陵的形状正如人的相貌一般，有的温和，有的嶙峋。

在我还小的时候，站在丘陵上往下看，一条条溪流碧绿如玉，欢快地绕过槐树坪，流向不知名的远方。

村前屋后到处是绿油油的水稻、黄灿灿的油菜花以及随风摇曳的芦苇，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腥香和青草的芬芳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，宁静而安详。

那时候，槐树坪是一个极不起眼的小村，人们都还住在祖辈遗留下来的小屋中。

这些小屋都是由泥坯盖成，上面铺着稻草。

小村不知经历过多少朝代的风雨侵蚀，早已和脚下的土地融为一体，幽暗而静默。

在村口望进去，村尾就成了一团灰黑的东西。

人一走进小村，映入眼帘的便是一棵树叶繁茂的老槐树，左边一口水井，右边一个祠堂。

井边整天哗哗啦啦地飞溅着晶莹的水花，把女人们的笑声和歌声传得很远很远。

特别是到了夏夜，村里的狗们对着天上的月牙儿直着脖子“汪汪”地叫。

村里的人们则扶老携幼聚在那棵老槐树下，摇着半旧的蒲扇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。

这个时候，也是孩子最热闹的时候，有的孩子静静听大人讲着很久以前的故事，有的则欢快地追逐嬉戏，即便是再调皮的孩子，家人也不会呵斥。

槐树坪的土地十分肥沃，除了每年两次的双季稻外，还盛产上好的芦苇。

每到春暖花开的时节，苇芽便如一支支绿色的箭，仿佛是眨眼之间便从土地里冒出来。

刚冒出的苇芽是可以吃的，剥了一层皮，便露出了里面嫩白如玉的苇肉。

特别是苇芽炒辣椒，有点苦，但味道十分鲜美。

再一场春雨过后，苇芽便冒出一尺多高，苇子叶尖而长。

到了五月，芦苇就有了一丈多高，苇叶宽宽大大，端午节正好用来包粽子。

冬天到了，苇叶黄了，便开满雪白的芦花，芦花毛茸茸的，风一吹，千朵万朵，漫天飞舞。

芦花飘扬的时节，家家户户便开始砍芦苇编苇席，几乎每家都有一两个编苇席的好手。

双季稻一半交公粮一半留着自家吃，多数人家是靠编苇席卖的钱换得油盐酱醋，日子过得拮据而宁静。

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小村变得不平静起来了。

很多人丢下祖祖辈辈留下的土地和编苇席的手艺，翻过延绵不绝的丘陵，到外面的世界去了。

他们凭借农民的吃苦耐劳精神，在城市或城市的边缘，干最脏最累的活，不分白天和黑夜。

他们毫无保留地参与城市建设，却还要忍受着数不清的白眼和屈辱。

他们通常做的职业多是被人称作低级的，一般是建筑工人、装修工、搬运工、棒棒工、保姆、修鞋补锅匠、流水线工人、保安、矿工以及各种各样的小商小贩。

这些人外出打工后，家乡属于他们的责任田因为无人打理，原先长满庄稼的土地便荒芜起来。

土地失去了主人，任由一片片的野草疯长开来。

几年后，外出打工的人们便会回来，一个个争先恐后地推倒住了几十年的泥坯房，在自家荒芜的田地里盖起了一幢幢平房。

于是，布满平房的地方成了新村，原来的地方成了老村。

转眼之间，老村便只剩十来户人家了。

水井边长满了青苔，石磨也废弃了，满是腐烂的落叶。

就连那些泥坯房，似乎也在一夜之间苍老了，调皮的孩子一扒拉，墙上干枯的泥沙便会刷刷地往下掉。

很多人家为了多占一份宅基地，老屋就废弃在那儿，墙上塌陷的洞口深深的，结满了蜘蛛网。

人一走进老村，世界似乎一下子变得清静了，仿佛与世隔绝一般。

留在老村的人，或是出不去，或是老实到不敢出去的，守着几亩薄田，养着几头猪，编编苇席勉强度

## &lt;&lt;我是一朵飘零的花&gt;&gt;

日。

不幸的是，我爸爸就属于老实得不敢出去的，所以我们家便成为留在老村里的十来户人家之一。爸爸妈妈最常念叨的就是，什么什么东西又涨价了！

就连化肥也一个劲地往上涨，买了化肥，还抵不过收获的谷子；不买化肥吧，谷子又收不上来。

好在老村人还有编苇席的手艺，一到农闲，便像以前那样，扣顶草帽，握上短刀，到溪边将芦苇割回家，然后经过一系列繁杂的工序编成苇席。

每隔一段时间，就会有买苇席的二道贩子统一收购运到城里去卖。

但即便是爸爸妈妈这样长年累月地劳累，却还时常交不起我和弟弟越来越昂贵的学费。

爸爸妈妈编苇席的时间越来越长了，那段时间，依靠卖苇席的钱，生活虽然艰难，倒也可以勉强维持。

可忽然有一天，买苇席的二道贩子再也不来了，并传回话来说，苇席本来不值几个钱，现在油价又一个劲往上涨，城里还要查超载车，运费一下子蹿上去一大截，亏本的买卖谁愿意做？

我们家本来就穷，供我和弟弟读书已是捉襟见肘，要是我考上大学，连学费都交不起呢。

所以那段时间，我成绩越好，爸爸妈妈就越是担心。

正在走投无路之际，在山西做矿工的二叔正好回家。

二叔这几年一直在做矿工，去年也在新村里盖了平房。

他说有一家私人煤矿正在大量招工，我们村有很多人就在那里做事。

爸爸这次不再犹豫，跟着二叔及邻村的十几个人去了山西大同。

原以为爸爸外出挖煤可以改变我家的贫穷状况，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事与愿违！

爸爸的外出竟是我们家不幸的开始！

后来发生的事，至今想起来，仍然心有余悸。

爸爸出事的那年夏天，我19岁，刚刚参加完高考。

此时，距离爸爸外出挖煤还不到两年。

在等待录取通知书的日子里，迎来了一个潮湿阴霾的早晨，昨天夜里刚刚下过一场大雨。

每到这样的天气，妈妈的关节炎就会犯病，于是就整天整天地躺在床上，直到天晴才能起床。

按理，妈妈早该去医院看病了，但现在医院把病人当作敛财的工具，医药费实在是贵得离谱，在农村，一般人都是“小病拖，大病扛，重病等着见阎王”，所以妈妈一直是硬挺着。

穷人的命，原本就是不值钱的。

何况如果我考上大学，家里还要负担那如天价一般的学费，她就更加不敢去医院了。

12岁的弟弟海鸥吃过早饭便出去玩耍了，我收拾完了碗筷对躺在床上的妈妈说：“妈，我想去学校看看通知书有没有来。

”妈妈担心地说：“海燕，你不会落榜吧，我这几天右眼皮跳得厉害呢。

”我胸有成竹地说：“你就放心吧，我平时成绩那么好，这次发挥也不错，我感觉肯定能考上。

”妈妈的眉头却皱得更紧了：“那为什么我的右眼皮跳得这样厉害呢？

”我娇嗔地说：“都什么年代了，你还这么迷信？

”话音刚落，忽然听见院内有人喊我的名字，我跑出去一看，门外除了几个邻居，还有一个乡邮递员。

邻居们看到我，全都欢天喜地地说：“海燕，你考上大学了。

”尽管早有预感，但这消息还是让我欢喜雀跃，特别是我看到通知书上北方那所著名大学的校名时，更是激动万分。

躲在床上的妈妈看到通知书，也很高兴。

但邻居们走后，她的眉头却越皱越紧了。

我意识到什么，心里一沉：“妈，学费这么贵，我们家有这么多的钱吗？

”妈妈暗中算了算：“这些年，我和你爸一直给你攒着的，不过去掉你和你弟弟下学期的学费，还差五千呢。

”我急了：“离开学没多少时间了，那怎么办啊？

”妈妈叹了一口气：“等下去给你爸写封信吧，他现在在煤矿都干了半年多了，挣的钱应该不止五

## &lt;&lt;我是一朵飘零的花&gt;&gt;

干。

”我愁眉苦脸地说：“煤矿是一年一结的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

”妈妈脸上的皱纹更深了：“实在不行就叫他回家吧，听说只要有事回家，煤矿就提前给结工资。

”我点了点头，也只好如此了。

第二天，我拿着写好的信，正要到镇上邮递，忽然听到外面传来若有若无的哭声。

这声音先是一个人的，但渐渐地，声音越来越大，哭的人也越来越多，好像整个村子都有人在哭。

我大吃一惊：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”妈妈焦急地说：“快去看看，可能是谁家死了人了，怪不得我这几天右眼皮总是跳呢。

”还没等我站起身，就见海鸥跌跌撞撞地跑进屋来，扑到妈妈怀里哇哇大哭：“爸爸，爸爸，他，他可能死了！”

”我和妈妈立刻呆住了。

妈妈一脸死灰地盯着弟弟，几次张开嘴唇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我颤抖着声音问海鸥：“你慢慢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
爸爸、爸爸他人在哪里？”

”海鸥边哭边说：“听说山西煤矿瓦斯爆炸，爸爸、二叔还有我们村和邻村的很多很多人，全都被埋在地下了。

”听到这里，妈妈呆了半晌，忽然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惨叫：“我的人哪……”便下意识地想下床，因为双腿僵直，她一头栽在地上，再抬头时，额头已流出鲜血。

我和海鸥此时也管不了她头上的血，双双扑在她怀里，放声大哭。

整个槐树坪和我们家一样，都沉浸在一片悲伤的气氛中。

虽然还没有明确传来死讯，但村里村外很多青壮年男人都在煤矿挖煤，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知道瓦斯爆炸后井下的人几乎是无生还可能的。

无论是老村还是新村，现在留在家里的大多是老人、妇女和孩子，是名副其实的“空巢”。

未婚女孩和男孩如不能继续读书，大多到江浙广东一带的工厂打工。

结婚后，女人便留在家带孩子、照顾老人，男人则到很远的煤矿上挖煤或到建筑工地做苦力。

因为挖煤和做苦力的钱比在工厂打工的钱要多一些。

和爸爸在同一口井里挖煤的，全是我们附近几个村的人，其中以我们槐树坪最多。

当天下午又有消息传来，我们村并不是所有人都在那个口井里，还有四个人是在另一口井的。

于是我和妈妈、弟弟便又生出一线希望来，希望我爸是那四个人中的其中一个。

村里很多人家和我们同样的想法，于是哭的人少了，希望和焦虑的气氛又弥漫在村子上空。

全村的老人、妇女和孩子自觉地从家里出来，焦虑地站到了村口。

我和海鸥也搀扶着妈妈走出家门，我们忧伤地望着唯一一条通往村外的路，无限期待又无限痛苦。

其间不时有各种各样的消息传来，但直到第三天中午，还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。

忽然，刚才还骄阳似火的天下起了毛毛细雨。

但没有人回家，因为有消息说，今天煤矿里可能会有人回来。

雨越下越大了，我正要扶妈妈回家，人群一下子骚动起来。

接着便有一个小孩欢叫起来：“爸爸，我爸爸回来了！”

”我们赶紧往大路上望去，雨中真的有四个人影向这边走来，每个人的手里都提着一个大大的尼龙包、好像很轻，又好像很重。

四个人中有我的二叔。

我和妈妈、弟弟赶忙跑到二叔身边，向他打听爸爸的消息。

二叔和其余三个人一样，身边很快聚集了很多亲人。

我妈颤声问：“二弟，你哥呢？”

”二叔的眼泪忽然就流了下来，哽咽着说：“嫂子，哥哥他跟我一起回来了。

”说完这话，二叔下意识地拉紧他手中的尼龙包带子。

我的目光不由向那个尼龙包望去。

这包很大，二叔的尼龙包上面印着红白相间的条纹。



## <<我是一朵飘零的花>>

其余三个人身上的尼龙包也和他背的这个一般大小，虽然条纹不同，但同样都是崭新的。按理，尼龙包里面装的应该是衣物什么的，但他们身上的尼龙包却呈现奇怪的形状，仿佛里面装的是硬物一般。

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，天依然阴得可怕。

我心里不由“咯噔”一下，整个身体像是掉进了冰窟窿。

我想抬起手摸摸那尼龙包里是什么，但我的手，却像有千斤重。

海鸥听了二叔的话，惊喜地跳起来：“爸爸还活着，我爸爸还活着。”

妈妈却疑惑地问：“跟你一起来了，那人在哪里呢？”

二叔叹了一口气，刚把尼龙包从身上放下来，旁边忽然传来响亮的哭声，仿佛哭也会传染一般，好多人哭声此起彼伏地响起来。

我、妈妈以及围住二叔的亲友全都朝旁边望去，只见和二叔同时回来的三个人已经将尼龙包打开了，尼龙包里哪里是什么衣物，分明是一个个四四方方的骨灰盒。

我再回过头来时，二叔已经将他的尼龙包打开了，同样是一个个四四方方的骨灰盒。

我一眼从放在最上面的那个骨灰盒上看到了爸爸的名字，“杨战良”三个字刺得我眼睛都睁不开了，我悲伤地叫了一声“爸爸”，将骨灰盒抱在怀里，放声大哭。

妈妈则一下子瘫倒在地，昏了过去。

爸爸死了。

在这次矿难中，我们村和邻村共有38个青壮年男子不幸遇难，年龄最小的18岁，最大的54岁。

二叔四个人之所以幸免于难，是因为二叔他们今年去得晚，爸爸所在的煤矿里已经不需要人了，他们就到另一个老板的煤矿里做事。

瓦斯爆炸后，爸爸所在煤矿老板连夜逃走。

煤矿瓦斯爆炸的消息一度被有关人员封锁，致使救助不及时，矿井里的38人全部遇难。

这38人，全部是我的父老乡亲！

因为是私人小煤矿，煤矿所在的山头像这种小煤矿遍地开花。

因为随意开采，经常出现矿难，所有的用工手续及安全措施都不完善，至于企业注册什么的，更是奢谈。

尤其让人寒心的是，处理这次矿难事件的一位领导竟然说：“此次矿难的主要原因归咎于井下矿工对规章制度执行不力，劳动者的素质离我们要求还差得很远，所以他们应该为自己的死负主要责任。”

连领导都这样说，二叔他们仅剩的几个人知道告状无门了，只好无奈地接受了这个残酷的事实。

所以，煤矿老板逃走后，人们除了知道他名字叫齐友德，湖南人，对其他情况一无所知。

偌大的中国，要想凭这一点线索让警察逮捕逃犯，无异于天方夜谭。

何况，就是这一点线索，还不知道是真是假呢。

齐友德，你不得好死！

这句话，被我们无数张嘴重复着，一遍又一遍！

与此同时，我们村和邻近几个村笼罩在一片肃杀的气氛中，即便是家里没有死人的，也都和死去的这38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很多人家的门前竖起了白幡，进出村庄的老人、妇女和孩子都哭到声音嘶哑。



## <<我是一朵飘零的花>>

### 媒体关注与评论

我从不认为有什么打工文学，只有真文学和假文学，只有死文学和活文学。

房忆萝的《我是一朵飘零的话》，无疑是真文学，是活文学，它与中国当代文学所散发的那种棺木气息全然不同。

这部作品提醒我们，文学首先是真实，在此前提下，才能言及其他。

中国社会的真实精神情况，在这部作品中昭然若揭。

绝不能认为它描述的所谓底层生活，它呈现的是全社会的生存与精神现状。

如果一定认为有什么底层生活，它也远比其他层面的生活来得纯朴与干净。

——叶匡政（诗人，学者《南方周末》专栏作家）从1990年以来，大量外来务工人员从四面八方涌入珠三角。

他们的到来，成就了珠三角经济的腾飞。

作者真实地纪录下了自己的打工经历，也纪录下了工业化工程中一个普通打工女孩的命运。

这不仅仅是她个人的命运，也是这个年代背井离乡的打工群体生活状态的一个缩影。

——刘定国（《南方都市报》记者）这本书以朴素的笔调、纪实性的手法讲述了一个打工妹所看到的、经历的和体会的城乡世界。

上世纪80年代作家路遥以农村知识青年高加林的彷徨、苦闷和进程未遂震撼了中国读者，本书中的杨海燕是高加林的“下一代”。

“进城”是中国现代性的最重要主题之一。

一个时代的“进城”故事反映了一个时代赋予自己的现代性。

这本书以底层的视角、直白的态度揭示了令人震撼的中国全球化过程中打工妹的勇敢、沧桑和我们社会的巨大变迁。

——严海蓉（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）对中国新时代的打工群体，我有着强烈的了解欲望。

此书真实、尖锐、鲜活地反映了打工妹的生活，充满时代精神、人文关怀和正义的激情，波澜壮阔又细如绣花地展开了中国社会的诸多细节，读后深感震撼。

——陈荣合（联合国某机构部门人员）

## <<我是一朵飘零的花>>

### 编辑推荐

《我是一朵飘零的花:东莞打工妹生存实录》由现代出版社出版。  
倘若说每一个远离故土的男孩都是一株无根的草，那么每一个身处异乡的女孩就是一朵飘零的花！  
我们用青春和血汗繁荣了别人的城市，却荒芜了自己的家园！  
由于各种原因，人们对于打工者特别是打工妹这个群体，一直存在诸多偏见，人们习惯于用猎奇或鄙夷的目光来猜度她们的生活。  
我的这篇自述，则是最全面、最真实的打工者生活写照。

<<我是一朵飘零的花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